

清  
史  
稿

遺逸傳一之二  
藝術傳一之四

第一百二十二册



清史稿

列傳

遺逸

太史公伯夷列傳憂憤悲嘆百世下猶想見其人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既不能行其志不得已乃遁西山歌采薇痛心疾首豈果自甘餓死哉清初代明平賊順天應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天命既定遺臣逸士猶不惜九死一生以圖再造及事不成雖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終不少衰迄於國亡已數十年呼號奔走逐墜日以終其身至老死不變何其壯歟今爲遺逸傳凡明末遺臣如李清等逸士如李孔昭等分著於篇雖寥寥數十人皆大節凜然足風後世者也至黃宗羲等已見儒林傳魏禧等已見文苑傳餘或分見于孝友及藝術諸傳則當比而觀之以見其全焉

遺逸一

李清

李 模

梁以樟

王 世 德

閻爾梅

萬 畵 祺

鄭與僑

曹元方

莊元辰

王玉藻

李長祥

董正中  
守諭等

陸宇熾

江漢宇  
爆

方以智

子中德等

錢澄之

惲日初

郭金臺

朱之瑜

沈光文

陳士京

吳祖錫

李清字心水號映碧興化人天啟辛酉舉人崇禎辛未進士授甯波推官考最擢刑科給事中同日上兩疏一言禦外敵當戰守兼治不當輕言款禦內寇當勦撫並用不當專言撫一言治獄不宜置失入而獨罪失出因論尙書劉之鳳不職狀尋以天旱復疏言此用刑鋟鍊刻深所致語侵尙書甄淑淑遂劾清把持詔鐫級調浙江布政司照磨無何淑敗即家起吏科給事中疾朝臣日競門戶疏言國家門戶有二北門之鎖鑰以三協爲門戶陪京之局鍵以兩淮爲門戶置此不問而閨堂鬪穴長此安底疏入不報京師陷福王建號南京遷工科

都給事中見朝政日壞官方大亂乃疏言大讎未雪凡乘國難以拜官者義將  
慚慟入地宜急更前轍以圖光復又憤時議以偏安自足抗疏曰昔宋高之南  
渡也說者謂其病於意足若陛下於今日其何足之有以河洛爲豐沛則恭皇  
之舊封也爲恭皇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爲長安則高帝之始基也爲  
高帝所全有而不有則不足臣深望陛下無忘痛恥以此志爲中外倡也儻陛  
下弛於上則諸臣必逸於下先帝之深讎將安得而復哉且宋之南渡猶走李  
成擒楊么以靖內制外今則獻猺交熾兩川危於累卵汀湖南贛並以警聞北  
有既毀之室南無可怡之堂臣竊爲陛下危之疏上報聞而已有司始諡莊烈  
帝爲思宗清言廟號同於漢後主禪請易之又請補諡太子二王及開國靖難  
並累朝死諫諸臣或以爲迂歎曰士大夫廉恥喪盡矣不於此時顯微闡幽激  
發忠義之氣更復何望耶清事兩朝凡三居諫職章奏後先數十上並寢閣不  
行尋遷大理寺左寺丞遣祀南鎮行甫及杭而南都失守矣乃由間道趨隱松  
江又渡江寓高郵久乃歸故園杜門不與人事當道屢薦不起凡三十有八年

而歿清忠義蓋出天性莊烈帝之變適在揚州聞之號慟幾絕自是每遇三月十九日必設位以哭嘗曰吾家世受國恩吾以外吏蒙先帝簡擢涓埃未報國亡後守其經經有死無二蓋以此也晚著書自娛尤潛心史學爲史論若干卷又刪注南北二史編次南渡錄等書藏於家李模字子木吳縣人天啓乙丑進士授東莞知縣考最入爲御史因劾論中官謫南京國子監典籍福王立封四鎮爲侯伯模上言擁立時陛下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功甚至侯伯之封輕加鎮將夫諸將事先帝未收柔榆之効事陛下未彰汗馬之績方應戴罪何有勳勞使諸將果忠義者必先慰先帝殉國之靈而後可膺陛下延世之賞報聞尋改爲河南道御史馬阮亂政歎曰事無可爲矣即請告不復出杜門里居三十年如一日幼與徐汧爲總角交汧死國事爲恤其家而存其孤不渝舊好年八十卒於家

梁以樟字公狄清苑人與兄以相弟以桂並知名時號三梁以樟負異才八歲讀書家塾中值壁裂作壁裂歌云壁猛裂龍驚出見者大奇之十六歲補弟子

員受知左光斗崇禎己卯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命試騎射進士皆書生夙不習以樟獨躍馬彎弓矢三發的皆應弦破觀者歎異即授河南太康知縣中原盜起十餘年所在荼毒督撫莫能辦率倡撫議苟且幸無事盜且服且叛而河南比年大旱蝗人相食民益蠹起爲盜人爲以樟危僉都御史史可法以其有經世略獨勸之行抵任探知境內賊凡三十六窟於是練鄉勇修城堡嚴保甲募死士入賊巢伺賊出入嘗夜半馳風雪中帥健兒密擣賊壘賊驚佚棄其渠燬巢而歸居半載境內賊悉平調商邱時李自成犯開封不能破乃東攻歸德以樟嬰城血戰三日夜城陷妻張率家人三十口自焚死事具明史以樟被重創仆亂屍中死復甦商民救之出奔淮上被逮讞請室賊入潼關復渡河東犯京師震動以樟乃從獄中上疏請皇太子撫軍南京輔以重臣假便宜從事係人心倡召豪傑義旅大起勤王兵擇宗室賢才分建要地而重督撫權行方鎮遺意合力拒疏上執政尼之迨出獄而都城陷福王立以樟自德州臨清南下與各郡邑建義文武吏及諸豪士歃血盟人皆感憤流涕受約束待命渡淮

見可法因建議山東河北爲江南藩蔽若無山東河北是無中原江北無中原  
江北區區江南豈能自守耶今宜於河南北山東設三大鎮倣唐節度使宋經  
制招討使之制以大臣文武兼資者爲之寬其文法使自爲戰守而閣部大治  
兵居中馭之又言北方人心向順宜及時撫爲我用否則忠者不能支黠者反  
戈相向矣前後奏記百數十而馬士英專政貨鬻官爵用逆黨阮大鋮爲兵部  
尙書競立門戶斥忠讐之士君臣日夜酣樂左良玉高傑劉澤清等各擁兵跋  
扈莫能制以樟知事不可爲憤鬱成疾辭去可法仍舉以樟爲兵部職方司主  
事經理開歸未幾揚州破可法死南都相繼潰以樟遂與以相遯跡寶應之葭  
湖買田數十畝躬耕自給清初召用勝國諸臣以樟年纔三十七朝貴致書勸  
駕不應自築忍冬軒日與張璣孫爾靜講學其中四方之士若閻爾梅王猷定  
劉純學崔干城僧松隱暨其鄉人王世德父子時時過以樟劇飲慷慨激昂繼  
以涕泣晚年偕喬出塵陳鉅朱克生劉中柱結文字社康熙四年七月十五日  
端坐作論學數百言擲筆而卒年五十八世德之子潔源集其理學經濟諸書

及詩古文合爲一編曰梁鷁林先生全書今傳世者惟印否詩集而已世德字  
克承自號霜皋北平人少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北都陷拔刀將引決爲僕所奪  
妻魏已率諸婦女赴井死遂易僧服與以樟偕隱嘗憤野史誣罔不可傳信後  
世歎歎扼腕作崇禎遺錄一卷自序之康熙間修明史有司錄其副本上史館  
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一子源以手藁殉葬

閻爾梅字用卿號古古沛縣人崇禎庚午舉人李自成陷北京爾梅上書請兵  
北伐並盡散家財結死士爲前驅自成黨武慘至沛屢使招爾梅以碎牒大罵  
下獄慘敗乃免赴史可法之聘參軍事首勸渡河復山東不聽時高傑爲許定  
國所殺河南大亂爾梅又說可法西行鎮撫之傑部將約束待命可法爲設提  
督統其衆而自退保揚州爾梅力阻之請開幕府徐州號召河南北義勇得以  
一成一旅規畫中原又請空名告身數百紙乘時布發視忠義爲鼓勵俾逋寇  
叛帥不得以踰時渙散少有睥睨策皆不行遂貽以書而去及可法殉節爾梅  
走淮安就劉澤清田仰畫戰守策復不聽師入淮爾梅率河北壯士伏城外衆

憚阻羽士陶萬明特庇之巡撫趙福星以書招爾梅痛哭謝之乃散其衆遁海上祝髮稱蹈東和尙復走山東聯絡四方魁傑謀再舉又至河南至京師以山東事發被捕下濟南獄脫走還沛名捕急弟爾羹姪御九皆就逮妻妾同自縊爾梅乃託死夜遁變名翁深字藏若厯遊楚蜀秦晉九省過關中與王宏撰等往還北至榆林從寧夏入蘭州凡十年獄解始還未幾爲仇家所攀復出亡龔鼎孳救之得免北謁思陵又東出榆關還京會顧亭林復遊塞外至太原訪傅山結歲寒之盟爾梅久奔走厯艱險不少阻後見大勢已去知不可爲乃還沛寄於酒醉則罵座常慨然曰吾先世未有仕者國亡破家爲報仇天下震動事雖終不成疾風勁草布衣之雄足矣遂高歌起舞泣數行下居數歲卒年七十有七爾梅博學善詩有白耷山人集萬壽祺字介若世稱年少先生徐州人與爾梅同郡又同歲生同舉鄉試志節皆同既同舉事南都破江以南義師雲起沈自炳戴之僞錢邦芑陳湖黃家瑞陳子龍起泖吳易起笠澤皆與會師謀恢復兵潰壽祺被執不屈將及難有陰救之者囚繫月餘得脫乃渡江歸隱築

室浦西妻徐子睿灌園以自給髡首被僧衣自稱明志道人沙門慧壽而飲酒食肉如故時渡江而南訪知舊弔故壘遺民故老過淮陰者亦輒造草堂流連歌哭或淹留旬月雖隱居固未嘗一日忘世也順治九年卒壽祺善詩文書畫旁及琴劍棋曲雕刻刺繡亦靡弗工妙爾梅論有明一代書推爲第一著有隙西草堂集初爾梅壽祺同謀舉事一起江北一起江南先後相呼應及事敗爾梅出走思得一當壽祺留江淮觀世變不幸先死爾梅獨奔走三十餘年亦終無所就後世稱徐州二遺民常爲之太息云

鄭與僑字惠人號確菴濟甯人五歲父歿母張以祖遺田讓之仲獨取遺書一篋授僑曰兒讀此可飽也與僑發奮力學崇禎丙子舉於鄉時流寇充斥山左與僑以濟甯爲漕艘咽喉地倡義與城守張世臣舉人孟瑄併力殺賊城賴以完有賊郭陞者將至濟甯州吏議迎款屬與僑草表力拒乃止及賊至與僑率鄉人殲之遂徙家淮陽史可法方開府淮上聞與僑名奏爲儀員令而吏部以其前守濟甯功改除揚州府推官揚州爲興平伯高傑列藩地其將卒多驕橫

稍不當意抽刀刺人與僑悉裁之以法巡按御史何綸薦以推官監江海軍駐通州江南失守與僑奉母之武林總督張存仁經略洪承疇奇其才欲官之皆謝不起後歸濟上立社教授生徒絕口不談時事嘗徧遊秦晉川蜀荆楚吳越諸勝著有確菴稿丹照集爭光集濟甯遺事秦邊記要等書卒年八十有四自爲壙誌

曹元方字介皇海鹽人父履泰明兵部侍郎以忠直著元方崇禎癸未進士南京建號授常熟知縣時大學士馬士英擅國政有薦元方署職方司事者士英亦藉元方名冀往謁附已元方訖不往上疏言願遵定制補外吏語侵士英士英怒卒與令常熟常熟爲吳中煩劇邑最當金陵敗棄官歸履泰先獲譴謫戍亦適畧元方措兵餉惜民力俱帖然邑稱治金陵敗棄官歸履泰先獲譴謫戍亦適歸父子相謂於義不可宴然以居元方先變姓名間道入閩至建甯謁唐王即授吏部文選司主事進驗封司郎中頃之履泰亦由海道至即授太常卿晉兵部右侍郎父子俱以忠義激發間關來一時咸偉之當是時鄭芝龍久以桀寇

內附崇其秩號姑息爲養驕至是益甚志叵測元方抗疏自請出視江上師閱  
封守欲從外爲重內計得召對加御史銜賜白金揮涕以行至浦城則江上潰  
兵接踵狼狽下元方倉卒走計後圖履泰從唐王趨贛州遇兵投身崖石下絕  
復甦昇至僧舍輾轉至浦城父子得相見履泰疾甚先歸旋卒於家元方聞乃  
亟歸微服挈母及妻子行寄食旅舍中久之事稍定卜居硤石邨築草堂自號  
耘庵以老卒年八十有二

莊元辰字起貞晚字頑菴鄞人學者稱漢曉先生賦性嚴凝不隨人唯阿崇禎  
丁丑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甲申之變一日七至中樞史可法之門促以勤王  
福王立議推科臣總憲劉宗周掌科章正宸皆舉元辰爲首而馬士英密遣私  
人致意曰博士曷不持門下刺上謁相公掌科必無他屬峻拒之中旨僅授刑  
部主事已而阮大鋮欲興同文之獄元辰曰禍將烈矣遽行未幾而留都亡錢  
肅樂之起事也元辰破家輸餉時降臣謝三賓爲王之仁所薦以餉自贖及肅  
樂與之仁赴江上三賓潛招兵衆疑之明經王家勤謂肅樂曰浙東沿海皆可

以舟師達鹽官倘彼乘風而渡列城且立潰矣非分兵留守不可肅樂曰是無  
以易吾莊公者於是共推元辰任城守事分兵千人屬之以四明驛爲幕府家  
勤及林時躍參其事元辰日耀兵巡諸堞里人呼爲城門軍三賓不敢動乃迎  
魯王於天台鄞始解嚴晉吏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卿上疏言殿下大讐未雪舉  
兵以來將士宣勞於外編氓殫藏於內臥薪嘗胆之不遑而數月來頗安逸樂  
釜魚幕燕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不及夕有深宮養優之心  
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託命將相今左右之人頗  
能內承色笑則事權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爲昔時佐命元臣所不  
能得者則恩膏何可濫也陛下試念兩都黍離麥秀之悲則居處必不安試念  
孝陵長陵銅駝荆棘之慘則對越必不安試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以  
爲情試念江干將士列邦生民之困則衣食可以俱廢疏入報聞已又言中旨  
用人之非累有封駁王不能用時三賓夤緣居要而馬士英又至元辰言士英  
不斬國事必不可爲貽書同官黃宗羲林時對云蕞爾氣象似惟恐其不速盡

者區區憂憤無事不痛心疾首以致咳嗽纏綿形容骨立願得以微罪成其山野遂乞休未幾大兵東下乃狂走深山中朝夕野哭元辰故美鬚眉顧盼落落至是失其面目巾服似頭陀一日數徙莫知所止山中人亦不復識忽有老婦呼其小字曰子非念四郎邪因歎曰吾晦迹未深奈何順治四年疽發背戒勿藥曰吾死已晚然及今死猶可遂卒王玉藻字質夫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慈溪知縣少詹項煜以從逆亡命玉藻及慈民馮元飈均出其門遂匿於馮氏慈人斃煜於水玉藻置不問有明士習重闡誼或以爲過玉藻曰吾豈能爲向雄之待鍾會哉夫君臣之與師友果孰重聞者悚然金陵破魯王監國玉藻乃與沈宸荃起兵晉御史仍行縣復募義勇請赴江上自効略謂今恃以自保者惟錢唐一江待北兵渡江而後禦曷若禦之於未渡之先臣願以身先之乃解縣事以兵科都給事往軍前時駐兵江上者有方國安王之仁孫嘉績熊汝霖章正宸鄭道謙錢肅樂沈光文陳潛夫黃宗羲咸各自爲軍兵餉交証莫敢先進既不予以玉藻以餉復陳劃地分餉又不聽玉藻乃力請還朝既入諫垣上封

事十餘略謂北兵之可畏者在勇而我軍之可慮者在怯怯由於驕兵驕由於將驕今統兵之將無汗馬之勞輒博五等之封安得不啟以驕心驕則畏戰非稍加裁抑恐無以戢其囂陵之氣又謂宜用海師窺吳淞以分杭州北兵之勢又劉宗周祁彪佳諸臣宜加褒忠之典以是不爲諸臣所喜乃力求罷職時元辰爲太常固乞留之謂古人折檻旌直今令直臣去國豈國家之福玉藻感其言供職如初浙東再破玉藻追魯王蹕弗及自投於池水涸不得死乃以黃冠遯於剡溪資糧俱盡采野葛爲食妻李遼東巡撫植女知書明大義在浙右時屢脫簪珥佐軍興偕入剡溪命二子方歧方嶷拾墮樵不以窮阨易操適四明山寨競起義軍以書致玉藻玉藻思乘間入舟山爲偵騎所遏不果往每臨流讀所作詩輒激厲慷慨仰天起舞或朝夕悲歌與門人熊亦方相和答繼亦方以癩死玉藻歸隱北湖誓不易衣去髮作絕詞以逝遺命不冠而歟

李長祥字研齋達州人崇禎癸未進士初以諸生練鄉勇助城守後選庶吉士吏部薦備將帥之選或曰天子果用公計安出歎曰不見孫白谷往事乎今惟

有請便宜行事雖有金牌亦不受進止平賊後囚首闕下受斧鉞耳聞者咋舌  
賊日逼上疏請急令大臣輔太子出鎮津門以提調勤王兵不果行而京師潰  
爲賊所掠乘間南奔福王立改監察御史巡浙鹽魯王監國加右僉都御史督  
師西行而江上師又潰魯王航海去長祥以餘衆結寨上虞之東山時浙江諸  
寨林立四出募餉居民苦之獨長祥與張煌言王翊三營且屯且耕井邑不擾  
監軍鄞人華夏者爲之聯絡布置請引舟山之兵連大蘭諸寨以定鄞慈五縣  
因下姚江會師曹娥合偁山諸寨以下西陵僉議奉長祥爲盟主刻期將集而  
爲降紳謝三賓所發引兵來攻前軍張有功被執死中軍與百夫長十二人期  
以次日縛長祥爲獻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語奈何殺忠臣折矢扣刃偕誓而遯  
長祥匿丐人舟中入紹興城居數日事益急復遯至奉化依平西伯朝先朝先  
亦蜀人得其助復合衆於夏蓋山晉兵部左侍郎請合朝先之衆聯絡沿海以  
爲舟山衛張名振忌之襲殺朝先長祥僅免舟山破亡命江淮間總督陳錦捕  
得之安置江寧未幾乘守者之怠逸去由吳門渡秦郵奔河北遍厯宣府大同